

辯證法的邏輯

狄芝根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辯證法的邏輯

狄芝根著

柯柏年譯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辯證法的邏輯

〔德〕狄芝根著

柯柏年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6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49·787×1092 1/32·6 $\frac{1}{2}$ 印張·85,000字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〇年四月第二版

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第四次印刷

印數：20,001—35,000 定價：(6)0.58元

譯者序言

本書原著者狄芝根（Josef Dietzgen）是一個製革工人出身的哲學家。一八二八年十二月九號生於德國之勃蘭肯堡（Blankenberg）。一八八八年四月十七號卒於美國之芝加哥。他底哲學的著作，在今日已成爲辯證法的唯物哲學之古典的名著了。在一八八〇年，因經濟的壓迫，他就把他底長子佑仁（Eugen Dietzgen）送往美國去謀生計。他每一個禮拜或兩個禮拜寫一封信給佑仁。在一八八〇年至一八八三年之間，他寫有兩組論邏輯的信給他，一是論哲學的，一是論經濟學的。此書就是集他底論哲學的信而成。

本書原名爲『論邏輯書』（Letters on Logic）副題爲『特別地德謨克拉西的普羅列塔利亞的邏輯』（Especially Democratic Proletarian Logic）因爲

牠底正名不能表達此書底精義，而副題則嫌太長，故我把牠改爲『辯證法的邏輯』。

我是從英譯重譯出來的。所根據的英譯本是：Dietzgen's *The Positive Outcome of Philosophy*, Revised Translation by W. W. Craik, Centenary Edition, 1928 Charles H. Kerr & Co. 誤譯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正。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七號譯畢後自序

x x x x x

在十年前所譯的這本書，現在還要拿來重新印行，這是因爲就使是在今天已有許多關於唯物辯證法的著作出版了，這本書還有牠底價值，還是一本很好的入門書。狄芝根在這裏強調了『對立之統一』，指出了我們應從事物之相互聯系上去研究事物，這對於打破形式邏輯之偏見，是很有用的。當然，讀者把這本書當做入門書讀後，是還要再進一步讀其他的名著。不論是馬克思，是恩格斯，是列寧，對於狄芝根都很看重，但指出他的著作有一個缺點，就是用辭不十分精確。讀者對於這位工人出身的唯物辯證法的哲學家底著作底這個缺點，不要忘記。但，雖有這

缺點，狄芝根底哲學著作，還是辯證唯物論底重要的名著，例如列寧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有許多地方都徵引了他的話。現在再介紹他的著作，還沒有過時吧。

一九三九年九月四號

親愛的佑仁！

你現在已達學生進入大學的年齡了。他們在大學，不管所擇取的職業是法律，醫學，或神學，都照列先選讀邏輯。他們謂邏輯是一切學問之基本科學。現在你就可知他們是把學校與生活看做二種分離的東西。我欲你注意牠們底關聯。我們在學校中也生活着，而我們也從生活學習着。我欲把你底橫渡大西洋之旅行，當爲你底初進生活底高等學校之冒險，而我現在就做你底邏輯教授。

我覺得很勝任這種職務。我雖不很懂拉丁文和希臘文，我依然感得有能力好引導你達邏輯科學底深處，比一個依照最受人稱讚的模型養成和任職之德國教授還要勝任。你會承認這類的事是可能的。因爲一個懂得一點的人，解說他所懂得的一點，也許比

一個腦子裏擠滿着官家的學識 (Official Wisdom) 底規定的貨物之人，還要省力些和有效些。

你很幸而在德國的中學校讀有七年書。既然你底教員在你離國的時候給你一張最優的文憑，我就很可以視你不僅有資格好進入美國的生活底高等學校，但也有資格好來理智地聽我底邏輯的演講了。

但爲欲使我底具有良好的訓練的學生不輕視他底自學的教師，我就指出這點事實：連一個受過廣博的教育之人，他對於某些專門的學問，也一定還是個門外漢；在別一方面，一個對於好多事情完全不懂之人，他對於某一專門的學問，也可能懂得比以前的科學所理會的還要多。現在我在這裏就說我所具有的關於邏輯的智識，是多於從這一部門的專門文獻所能找到的。我底親愛的佑仁，我具着一切應有的謙卑而說出這話，並不是爲欲誇耀我自己，但是爲欲使我底爲師的職務具有相當的威權並欲鼓起我底學生之信任心。

是的，我重視信任。你雖知道我是一個絲毫不顧威權的民主黨人，但你也將知道我是一個辯證法之畢業生，他可讓浴盆中的水流盡，但還緊握他底兒子，不讓他給水帶流出去。對於兒童以及在兒童時代的國家，不能沒有威權，而對於教員，不管他是教兒童或教國家，則不能沒有適度的鼓勵信任的空氣。學生一定要先相信他底教師底學識，使他注意教師所講的東西並且願意去學。到後來，學生已理解了該種學問，一切的威權就用不着了。這種受人何等頌揚的威權，是受時間底破壞的潮流（The destructive stream of time）所支配，受歷史的進程（historical process）所支配。

從前的人類，常被預先存有的觀念引誘去崇拜暫時的東西。這種企圖，被利用去保護一般的威權，以及某一王位或某一教壇，使牠們不受時間底攻擊。會滅亡的東西與不會滅亡的東西之間的關係，常很爲人所誤解。現在，邏輯既然是一種以糾正理智爲目的之科學，我們就將屢屢涉及一般人對於時間（Time）和永恆（Eternity）之錯解。

最有名邏輯的學者，被人家責罵他們底體裁太繁難而解說又很不清楚。連語言學者我也聽見他們怨言邏輯之使用難解的外國的名辭這種非難，有許多可歸咎於邏輯底對象物之過於隱秘，幾千年來的邏輯學家都亟力想把牠弄明白，但都沒有成功；有許多可歸咎於邏輯學者之好用學院的術語之惡習。但最大的錯處，還是學生懶惰用心。沒有什麼東西是不用心力所能學到的。假如你計及你底將來的發展，你就會認識出基督教對於工作之咒詛（譯者按聖經謂因亞當違背上帝之命令吃智慧果，上帝就把他逐出樂園，罰他自己勞作。故基督教以為工作是犯罪之責罰。）是不真確的。工作不能生自罪惡，因為牠是一種幸福。你會個人地經驗到當體力的或心力的工作做成功之後感覺到何等昂然自得。

我們若不肯用腦力，那末，從科學所得的只是些通常的瑣碎的東西。

假定你是很願意做着必要的心智的勞働的，我答應你我將盡力使這功課容易。我很情願這樣做，因為，我坦然自認，這些信札，不僅是寫給你，還要把牠們發表於報紙，使較

多的讀者能夠讀到。

在結束之前，讓我說一說這本書之副名——特殊地德謨克拉西的普羅列塔利亞的邏輯。你將想道或說道：邏輯是一種具有科學價值的學問，但一種德謨克拉西的普羅列塔利亞的特別的邏輯。定然不過是一種黨的東西。可是，正如在某門學問中的特殊的成就，同時是學問底一般的增進，正如在某一國的特殊的前進同時是文明底進步，故普羅列塔利亞的邏輯底觀念，並不是黨的觀念，而是一般的邏輯底結果。你會回答道：就使一個中國人底特殊的思想是很前後一致的和合乎邏輯的，我們還是不稱牠做中國的邏輯。那雖是很真確的，然並沒有針對所爭論的要點。

普羅列塔利亞的諸要求，是依據於『一切人類都是平等的』這個觀念；而這個最終的普羅列塔利亞的觀念，假如我可這樣稱牠，是由這對於邏輯底極綜錯的問題之洞悉所充分地扶助着的。現在，這一個觀念既然統治着人類，牠就定然比中國人的觀念有更多的權利可成爲一種特別的邏輯。而且，產業的發展已使一切的社會關係均齊，簡單，

和明顯，我們一天比一天容易以清醒的眼光去洞察邏輯底秘密。最後，邏輯也應得牠底普羅列塔利亞的資格，因為欲理解邏輯，須戰勝那些維繫資本主義世界之一切成見。

人民底利益（The people's cause）並不是一個黨的利益，（A party cause）而是一切科學底一般的最終的對象。

人民底利益是最終的對象，而邏輯是最基本的和最抽象的科學，是最終的科學，邏輯與人民底利益之關係之密切，是和植物學之於植物，法理學之於法律一樣的。德謨克拉西底利益與普羅列塔利亞特底利益也是聯繫得很密切的。此種聯繫，在美國不很爲人所認識；這是美國底幸運的情形之兆徵，而不是牠底德謨克拉西底科學的智識之兆徵。美國有廣闊的原始時代的森林和草原，可供許多窮人生活，掩蔽了資本與工資勞働之間的敵對，掩蔽了資本主義的德謨克拉西與普羅列塔利亞的德謨克拉西之間——『德謨克拉西』與德謨克拉西之間——的敵對。但你還缺乏普羅列塔利亞的經濟學底智識，這種智識使你能夠明確地認識出資本主義確正是在這美國底共和的土

地上迅速地發展的，並且把牠底兩重的任務——先使人民做奴隸，以爲將來解放他們之預備——一天比一天清楚地顯示出來。

二

親愛的佑仁！

我寫了第一封信做爲導言，現在將逐漸談及我底題目。

邏輯底目的，是使人類的心智知道牠自己之路途和工作；使心智對牠自己有一種正確的意識。邏輯的研究和對象是思想，是思想底性質和牠底適當的次序。

人類的頭腦之執行思維底職務，與肺之執行呼吸底職務，同樣是不知不覺的。然而，我們能夠用我們底意志使呼吸停止一刻，和使呼吸的動作加快或漸緩。同樣地，意志能夠操縱思想。我們可擇取任何對象做爲我們底思想底題材，然而我們可迅速地使我們自己相信謂意志底能力與心智底自由，並不比肺當呼吸時的自由，較大或較廣。

邏輯雖負責指定我們底頭腦底適當的地位，然必須記住謂自然經已指定牠底地位了。

邏輯和別的科學一樣，都從平易的經驗底神秘的源泉取得牠們底智慧。例如，農學之目的在於教農人怎樣耕種土地；但在任何農科大學開始牠底演講之前，老早就有人耕種田園了。同樣地，人類沒有聽見邏輯時就已有思維。但他們由於練習去增進牠們思考底先天的能力（*Innate faculty of thought*），他們進步着並逐漸學知怎樣去善用牠。最後，正如農人達到農學，思維者就達到邏輯，明悉思考力之內容，並敏熟思維術之運用。

我說這話時有二個目的：第一，使你不可對這科學太奢望，因為你不能以任何邏輯來糾正倒亂的頭腦；第二，使你不可太輕視牠，以為邏輯不過是學院的字句之賣弄和無用的毫忽之區辨。在日常的生活中，以及在一切的科學中，我們從沒有不藉思考之助而動作的，因我們必藉思考之助，故思考底過程底性質之理解是極有價值的。

邏輯和別的科學一樣，有牠底歷史。亞里斯多德——馬克斯稱他爲『希臘的大思想家』——是被大家承認爲邏輯底始創者。

古代底古典文化沉沒於野蠻主義以後，近代底初葉時有第一流的哲學家培根（Bacon of Verulam）出現。他底最著名的著作是新工具（Novum Organum）。他以為新工具是一種新的研究法，牠不應該依據於從前流行的純粹的內省法（Purely introspective method），而應該依據於經驗。在他之後，笛卡爾（Descartes）或加德秀（Cartesius）——這是笛卡爾在著作中自稱之名——寫他底更加有名的著作論方法（A Discourse on Method）。我再進而提及康德（Immanuel Kant）底純粹理性底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和斐希德（J. G. Fichte）底科學底原理（Theory of Science），最後地提及黑格爾——他底傳記的作者，謂黑格爾在科學界的名聲，是和拿破崙在政治界的名聲一樣卓著。

黑格爾（Hegel）稱他底主要的著作爲邏輯，並且把他底整個的系統建築於

『辯證法』之上。你只要看這些哲學的名著底書名，就很易認識出牠們都是討論着我們所研究的題目，即研究心智闡明智識。各時代底大哲學家，都從事尋求真確的方法，真理底方法，都從事研究怎樣使理解和理性成爲科學。

我只欲指示出邏輯是有光耀的歷史的，並不欲詳細敘述牠底歷史。我不提及宗教的狂熱所發動的壓制和迫害。我也不列舉那些使智識天天擴大之個人的智識的貢獻。我們若企圖追溯牠底歷史，就一定要討論許許多多辯難的問題和錯誤；而這不過使初學的人更加不易研究而已。

假如一個工藝學底教員，當教及汽機時，他先向你解釋這一類底最初的不完善的發明，然後追溯牠底後來的歷史的發展，一直達到現在牠底完善的地步；這是一種教授法，但是一種可厭的方法。我將試於開始時就以各時代各民族對邏輯所貢獻的最新的智識來討論我底題目。假如我此舉做成功了，那麼，將來當閱讀任何作家底著作時，就很容易區別麥和稗了。

我當證實我底主張和示明牠是社會文化底實證的產物時，我能夠不徵引名家底話和不依據什麼權威，因為我們所研究的，是最普遍的無處不有的對象——牠以自身來釋明每一句說的或寫的話。如若我們說及古代或說及奇怪的事，就必須引他人底話來做證。現在，我所欲說的話，有許多也許聽起來是很奇怪的，因為牠是與通常的偏見相衝突的。但欲證實我底話是正確的，所需要的證據，僅是我底學生底坦白，只要他心中沒有什麼成見地研究他自己的經驗，以尋求證據。

邏輯底對象，雖這樣近，然我們並沒有老早就理解牠，經了幾千年的研究之後，牠還有許多地方爲人所不明白；你看見這種情形，立即就會希奇起來。但你也知道：正如小的事物，常時是大的，而大的事物，常時是小的；故最近的事物，常時是隱秘的，而隱秘的事物，常時是最近的。

親愛的佑仁，我在這封信底開頭答應你謂我將從導言說及本題。但我既然不進入牠底中心，而在牠底外圍兜圈子，你也許會不耐煩起來，故我須證明出我這方法是適當